

福建祖庙金身巡游 台湾的文化现象探析

——以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金门为例

林国平 范正义

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闽台神缘的新形式。从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金门的例子来看,金身巡游活动的文化原型可以追溯到古代帝王巡狩制度,动力机制可以归结为庙际关系网带来的社会资本生产,而两岸的政治、经济因素则扮演了幕后导演的角色。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是宗教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彰显了政治、经济因素在当代的文化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两岸不同的利益集团均从中获取各自想要的东西,产生了难得的合作共赢的结果。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从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热中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闽台神缘;金身巡游;文化原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3)03-0191-09

自1995年福建省东山县铜陵关帝庙的关帝金身首次赴台巡游之后,特别是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引起极大反响之后,其他宫庙纷起效仿,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热潮应运而生,成为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文化现象,其文化原型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是谁在幕后导演这出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历史大剧?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对未来的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拟以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金门为例,试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闽台神缘的新形式: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活动的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解冻,越来越多的台湾信众有机会前往福建祖

基金项目: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闽台文化研究(子课题‘五缘文化·闽台五缘文化·闽台五缘文化软实力’);2010年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闽台庙际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0B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国平,历史学博士,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正义,历史学博士,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庙进香谒祖。然而,由于真正的“三通”尚未实现,加上台湾海峡的阻隔,大多数台湾信众仍然无法实现到福建祖庙朝圣的梦想,因此,恭请福建祖庙金身赴台巡游以满足台湾信众朝圣梦想的巡游活动应运而生,成为闽台神缘的新形式。

1995年1月,应台湾基隆市普化警善堂的邀请,东山县铜陵关帝庙的关帝金身乘坐“丰源号”渔船,从东山直航基隆港。关帝金身先参加普化警善堂主办的“太上黄箓护国祈安七朝清醮大典”,然后巡游台湾各大关帝庙。此次巡游,历时半年多,轰动了整个台湾岛。由于当时大陆民众赴台的手续比较难办,东山关帝庙未能组成护驾团随金身到台湾访问,是这次巡游活动的一大遗憾。但是,这次活动开创了福建宫庙金身巡游台湾的先例,起到了投石问路的重要作用。

1997年1月,应台湾知名人士陈适庸先生以及台湾中华海峡道教交流协会和台南大天后宫的邀请,湄洲祖庙的妈祖金身乘飞机赴台巡游。此次巡游历时102天,妈祖金身出游台湾19个县市,驻跸台南市大天后宫、嘉义县朴子配天宫等31座宫庙,前来朝拜的台湾信众达1000万人次,在台湾掀起了一股令人叹为观止的“妈祖热”。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巡游活动中,除了妈祖金身,湄洲祖庙还组织了约50名成员组成的护驾团,分三批赴台。护驾团成员拜会了50多座的台湾妈祖宫庙,与台湾的妈祖信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使这次的巡游活动真正达到了两岸民众双向互动的效果。

2002年5月,应金门县天后宫妈祖会的邀请,湄洲妈祖金身乘坐“太武轮”直航金门。在金门县11座妈祖宫庙以及台湾本岛的大甲镇澜宫、北港朝天宫、新港奉天宫、台南石龟溪天后宫等宫庙组成的仪仗队伍的簇拥下,湄洲妈祖金身在金门展开了为期五天的巡游活动,受到当地妈祖信众的热烈欢迎。这次巡游,是继1997年妈祖金身巡游台湾以来两岸妈祖文化交流的又一盛事,“是湄洲妈祖金身首次以海上直航方式出巡,首次在金门接受信众朝圣,并开创湄洲岛与金门、乌丘之间50多年来的首次双向客运直航”,^①意义十分重大。

东山关帝庙和湄洲妈祖庙首开风气后,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日益盛行,形成一股热潮。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泉州法石真武庙、南靖县和溪慈济行宫、安溪县玉湖殿、泉州天后宫、云霄县威惠庙、漳州古武庙、漳州官园威惠庙、厦门青礁慈济宫、福州晋安区闽王纪念馆、南安市凤山寺、古田县临水宫、泉州通淮关岳庙、东山县铜陵镇北极殿、安溪县大坪集应庙、武平县均庆寺、平和县坂仔心田宫、漳浦县林太师庙、漳州下沙齐天宫、安溪县清水岩、龙海市白礁慈济宫等近30座福建宫庙,其奉祀的金身神像都曾先后出巡台湾本岛或澎湖、金门、马祖,成为闽台神缘的一种新形式。

二、古代帝王巡狩四方: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活动的文化原型

巡狩是古代帝王离开国都巡视四方的举措,其目的有三:

首先,确认领土范围。《尚书》有舜帝巡狩四岳的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②四岳的山体景观雄伟,又分布于王畿的四个不同方向,后来就成为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与国土象征。所以,帝王巡狩并祭告四岳的举措,就成为中央王朝宣告国土疆界的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其次,表明中央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荀子》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于天下之中。”^③居于天下之中,有利于统领四方,可见,中央相对于四方而言具有绝对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帝王巡狩四方,就是帝王在“中央正统意识”的支配下试图“统摄四方”的一种

举措。四方接受中央王朝的巡狩,也就等于承认与接受中央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第三,加强中央王朝对距离国都较远的四方的控制。古代巡狩往往“表现为中原王朝对距离中原较远部族的省视。这些部族虽然在中原王朝的掌控之中,但对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甚至时叛时服,于是王者为了扭转统治上力不从心的状态,采用了亲自远狩的方式维护政治秩序”。^④

宗教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上述古代帝王巡狩的三方面目的,在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兹以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活动为例,试作说明。

首先,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带有明显的确认信仰领地的意味。国有国界,神有神界,每个神明都拥有自己的信仰领地,闽台民间在神明诞辰时,都要抬出金身,巡视村落社区的四至疆界,加以确认。显而易见,民众抬神巡境的行为是模仿古代帝王巡狩制度的产物。扩而大之,闽台区域中有数千座妈祖宫庙,这数千座妈祖宫庙奉祀的金身都有属于自己的信仰领地。但从理论上说,天下的妈祖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湄洲祖庙分灵出去的,都是湄洲祖庙妈祖的分身。所以,湄洲妈祖金身就成为了天下妈祖的总代表。全天下所有妈祖金身名下的领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湄洲祖庙妈祖金身的信仰领地的延伸。因此,湄洲妈祖金身通过巡游台湾来确认信仰领地,既符合逻辑,也暗合古代帝王巡狩制度。

其次,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是湄洲祖庙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表达途径之一,有利于湄洲祖庙地位的巩固。自古以来,湄洲妈祖庙的祖庙地位得到绝大多数的妈祖信众的认可,但也不是毫无争议。例如,与湄洲一水之隔的莆田贤良港,就宣称是妈祖的诞生地和升天地,泉州天后宫则自认是妈祖信仰的“闽南始发祥”之地。祖庙争议的存在,使得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有了消弭祖庙纷争、强化祖庙地位的现实意义。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的消息传出后,“台湾一百多家妈祖宫庙争相表示要接驾”,^⑤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时,前来朝拜妈祖金身的信众达到1000万人次,证明了湄洲妈祖庙在台湾信众中确实拥有巨大影响力,进一步强化了湄洲妈祖庙不可撼动的祖庙地位。

第三,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加强了湄洲祖庙与台湾分灵宫庙和信众的联系,特别是加强与那些没有到过祖庙的台湾分灵宫庙和信众的联系,起到了类似于古代帝王巡狩所带来的对四方的控制作用。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许多信众在朝拜妈祖金身后,表示“今后一定要去湄洲岛进香”。^⑥可见,巡游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民众前去湄洲进香谒祖的热潮。此外,妈祖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使得部分“台独”分子炮制的台湾妈祖已经本土化、和大陆祖庙没有关系的论调不攻自破,台湾妈祖信众与湄洲祖庙的关系得到了加固。^⑦

以上三方面,有力证明了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文化原型出自古代帝王巡狩制度。不过,古代帝王巡狩的举措,往往伴随着中央王朝加强对四方的控制的主观愿望出现,而在当代的福建祖庙巡游台湾的活动中,大部分的巡游活动则是由台湾的分灵宫庙和信众主动邀请并积极促成的。所以,古代帝王巡狩制度仅仅是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文化原型,它无法完全解释当代的巡游现象。事实上,台湾的分灵宫庙和信众之所以热衷于邀请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还涉及宫庙彼此之间的关系网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的生产问题。

三、庙际关系网与社会资本的生产:福建祖庙金身巡游活动的动力机制

出于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宫庙与宫庙之间通过交往而结成的关系网称为庙际关系网。按照林南的观点,关系网是一种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⑧由于社会资本是从投资关系网的行为中获取的,关系网的多少,个人在关系网中的

位置,决定了行动者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本的多少。黄光国指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愈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愈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愈大。”^⑨

在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中,福建祖庙、台湾主办宫庙以及驻跸宫庙等三种不同类型的宫庙共同建构起庙际关系网,并在庙际关系网中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当然,由于三种类型的宫庙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它们获得社会资本的途径也有所区别。

(一) 福建祖庙与庙际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本生产

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是福建祖庙发展和台湾信众之间的双向往来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礼尚往来”的行为,使双方之间的“弱联系”转变为“强联系”,从而增进了双方之间的情感,扩大了福建祖庙的声望,带来了台湾信众进香谒祖的热潮。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渐趋缓和,台湾信众源源不断地来到福建湄洲祖庙进香谒祖。但是,进香谒祖仅是台湾信众和湄洲祖庙之间发生联系的一种单向形式。中国社会讲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由于缺乏双向互动,进香谒祖带来的单向联系仅停留在“弱联系”的层面,作用有限。通过湄洲祖庙金身到台湾巡游的“礼尚往来”的形式,原先的单向联系转变为双向互动,湄洲祖庙与台湾信众之间的关系从“弱联系”转变为“强联系”。按照一些社会学者的看法,“强联系”是一种“情感网络”。湄洲祖庙金身巡游台湾、金门带来的“强联系”,也是通过加深双方之间的情感联系而达成的。

在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金门带来的两岸信众面对面的交流中,双方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例如,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每当金身要进入驻跸宫庙时,热情的信众们争先恐后地拥上前来抚摸銮驾,常常造成一两百米的路程,銮轿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拥堵效应。妈祖金身驻跸某一宫庙时,附近的信众扶老携幼蜂拥而来,瘫痪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则由子女扶着进宫朝拜,甚至还有患病的信徒提着氧气瓶前来朝拜。信众的虔诚,至为感人。到了妈祖金身移驾下一个驻跸宫庙时,又会看到当地信众和妈祖金身难舍难分的情景,最感人的场面出现在嘉义。当妈祖金身銮驾被南投的信徒抬走时,嘉义城隍庙天后宫董事长蔡金炼先生拉住銮驾,不肯松手,他哭着说“湄洲妈祖千年来一回,不知何时能够再来嘉义!”^⑩由上可见,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带来了两岸信众面对面的交流,使得台湾信众和湄洲妈祖之间的关系一下子亲近了许多。双方之间的情感联系的加强,使得巡游带来的庙际关系网呈现出“情感网络”的明显特征。

“情感网络”的形成,是湄洲祖庙在庙际关系网中实现社会资本生产的关键所在。社会学研究认为“一个人若能够在情感网络中拥有好结构位置,代表这个人与团体中较多人建立情感支持的关系,这类关系可以带来的资源是影响力。……一个员工被愈多人视为情感依赖的对象,对他人的影响力也越大,动员能力就越强。”^⑪在巡游带来的庙际关系网中,湄洲祖庙无疑居于中心位置,所有的情感关系都是因着湄洲祖庙而产生。由于湄洲祖庙被台湾妈祖宫庙视为情感依赖对象,它就很自然地在关系网中构建起自身的影响力与动员能力。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巡游活动大大提高了湄洲祖庙在台湾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巡游活动结束后,到湄洲妈祖庙谒祖进香、文化交流、旅游观光的台湾信众大幅度增长,湄洲祖庙的香火愈趋鼎盛。

(二) 台湾主办宫庙与庙际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本生产

从台湾的主办宫庙来看,它主要是通过在巡游活动中抢占庙际关系网中的有利位置,来实现自身社会资本的生产的。

首先,在巡游活动中,主办宫庙通过充当湄洲祖庙与台湾驻跸宫庙之间的桥梁,起到了在“结构洞”上搭桥的作用,从而为自身带来社会资本。

伯特(Ronald Butt)认为,在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

象,这就是结构洞。而将无直接联系的两者连接起来的第三者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因此,组织和组织中的个人都要争取占据结构洞中的第三者位置。^⑫湄洲祖庙要实现巡游台湾全岛的目的,就必须得到全岛各地的妈祖宫庙的支持。但是,由于台海两隔,湄洲祖庙和台湾全岛各地妈祖宫庙之间的直接联系存在着诸多困难。这就导致了湄洲祖庙与台湾各地的妈祖宫庙之间的联系出现结构洞。在此背景下,台湾的主办宫庙由于与湄洲祖庙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与台湾各地的妈祖宫庙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成功扮演了在结构洞上搭桥的第三者的角色。例如,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中,台南大天后宫等主办宫庙是整个巡游方案的策划者与积极推动者,湄洲妈祖金身在台湾各地的驻跸宫庙,也是由台南大天后宫等主办单位挑选与安排的。在这个策划、推动与实施巡游计划的过程中,台南大天后宫等主办宫庙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从而在庙际关系网中占据有利位置。

台南大天后宫等主办宫庙在安排台湾各地的驻跸宫庙时,优先选择原来就与自身有着“交陪”关系的宫庙,巩固与加深与它们的感情。也就是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有利于主办宫庙将原来就有“交陪”关系的宫庙纳入到一个“强联系”的“情感网络”中。在这个情感网络中,主办宫庙由于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而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至于其他的一些原来交往不多的宫庙,主办宫庙则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办法,借助湄洲祖庙的声名来使之乐于承担接待任务。翟学伟指出“有一种权威从根本上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而非在社会角色和地位上获得的,它要力图展现的是中国人在多重关系网络中的一种相对(关系优越的)位置而可能得到的权威。”^⑬主办宫庙在社会角色和地位上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主办宫庙作为湄洲祖庙在台湾的代理人而分沾了湄洲祖庙的权威,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可见,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过程中,主办宫庙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宫庙的权威性,其原因就在于它在庙际关系网中处于接近网络中心(湄洲祖庙)的位置而得以分享网络中心的影响力。

其次,主办宫庙以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为号召,吸收台湾各地的宫庙加入,构建起一个目标导向型的庙际关系网。目标导向型的关系网倾向于产生“核心-边缘”的层级化结构,主办宫庙通过在层级化的关系网中占据核心位置,建构起自身的权威形象。

社会学研究认为,在一共同目标引导下出现的关系网具有官僚特征,“有一个或一群领导者负责为这一组织制定目标,并招募成员。以‘平等主义’之名避免网络层级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就是因为在这类网络的演进过程中,整个网络会围绕着以目标为牵引的领导者而渐渐合成一体。因此,这样的网络很可能表现出一种‘核心-边缘’结构”。^⑭巡游带来的庙际关系网也是如此,主办宫庙在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的口号下,招募台湾各地的妈祖宫庙加入成为成员,形成一个目标导向型的庙际关系网。在疏通两岸关系、选择驻跸宫庙、安排活动日程等事项上,主办宫庙凸显出自身作为决策者与管理者的领导角色,从而将自身从众多的网络成员中区分出来,庙际关系网由此产生“核心-边缘”的层级化特征。

当前,两岸关系远未达到畅通无阻的程度,湄洲祖庙金身要到台湾巡游,需要疏通许多关节,才能顺利成行。疏通两岸关系的工作,当然不是一般宫庙能够胜任的。主办宫庙通过完成这种一般宫庙难以完成的工作,很自然地在信仰圈中树立起“神通广大”的形象。主办宫庙形象的提升,使得庙际关系网不可避免地产生层级化,“核心-边缘”的特征趋于明显。例如,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是在祖庙护驾团随同的情况下赴台宗教交流,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难度很大。但是,在主办宫庙台南大天后宫、中华海峡道教交流协会以及陈适庸先生的积极运作下,妈祖金身不仅顺利成行,而且其乘坐的飞机还是由台湾长荣航空公司特别提供的一架波音747-400豪华客机。飞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后,妈祖金身是经由“总统”专用

的维修机棚免检通道出机场的。^⑯妈祖金身享受“总统”座机待遇,其他的宫庙和信众不得不折服于主办宫庙超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主办宫庙因此而稳固了它在庙际关系网中的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目标导向型的庙际关系网中,主办宫庙还通过种种特权的专享,进一步将自身从普通的驻跸宫庙中区分出来,关系网的层级化特征愈趋明显。例如,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时,台南大天后宫作为主办宫庙,享有第一个接驾和最后一个送驾的特权。1997年1月24日妈祖金身飞抵台北桃园机场后,不是就近驻跸台北的妈祖宫庙,而是在3辆圣火车和各种车队的护驾下,沿着高速公路直趋三百公里外的台南大天后宫。5月2日驻跸最后一个宫庙台北松山慈佑宫后,妈祖金身再次折回台南大天后宫。5月5日,台南大天后宫护送妈祖金身到高雄机场,并在机场举行隆重的送驾仪式。台南大天后宫拥有头尾两次的接待特权,树立了它在所有的驻跸宫庙中与众不同的形象。2002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金门时,作为主办宫庙的金门县天后宫也享有特权。2002年5月8日,湄洲妈祖金身抵达金门料罗湾后,在金门“县长”、“立委”等“政要”的护卫下,于金门天后宫安座。5月9日,金门大小“政要”齐集金门天后宫,举行隆重的祭典仪式。仪式结束后,妈祖金身从金门天后宫出发,巡游大小金门。按照活动的安排,接下来湄洲妈祖金身都是从金门天后宫起驾出发,巡游金门各地,傍晚时再回到金门天后宫驻驾。在巡游队伍顺序中,仪仗之外,金门县天后宫的妈祖金身走在最前面,其次才是湄洲妈祖金身以及其他宫庙的妈祖金身。而且,金门县天后宫的二妈祖和三妈祖金身也参与巡游,排在队伍的最后面。^⑰这些特权的专享,凸显了金门县天后宫在整个巡游活动中的领导地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在结构洞上搭桥,主办宫庙成功扮演了湄洲祖庙在台湾的代理人角色,使自身在关系网中处于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的第三者的有利地位;通过构建目标导向型关系网,主办宫庙将自身从普通驻跸宫庙的群体中区分出来,树立起自身在关系网中的核心位置。这两种方式,都有利于提高主办宫庙的声望。众所周知,在当前愈趋激烈的香火竞争中,一个宫庙要脱颖而出,就要提高声望,以吸引更多香客和游客的到来。因此,声望的提升,无疑是主办宫庙在关系网中实现社会资本生产的主要方式。

(三)普通驻跸宫庙与庙际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本生产

从台湾的驻跸宫庙来看,它们在庙际关系网中尽管只是普通成员,但是,通过接待湄洲妈祖金身,它们与网络中心(湄洲祖庙)的距离被大幅度拉近,它们也因此得以分沾网络中心的权威,并表现出相对于关系网外的宫庙的优越性。

1997年1月25—29日,在湄洲妈祖金身驻跸嘉义县朴子市配天宫的三天中,共有30万信徒涌入配天宫朝拜妈祖金身。朴子市的人口只有8万,可见30万的朝拜信徒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朴子以外的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湄洲妈祖金身没来之前,配天宫只是朴子市的一座地方性的宫庙,信徒局限于朴子市,对外影响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湄洲妈祖金身的入驻,30万信徒中的绝大多数,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和配天宫发生联系。但是,湄洲妈祖金身入驻后,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邻近地区的信徒克服种种困难,纷纷赶到配天宫来朝拜湄洲妈祖金身。^⑱由此可见,配天宫在接待湄洲妈祖金身的过程中,分沾了湄洲妈祖的权威,提升了自身的声望,并因此而成为周围妈祖信众朝圣的中心。1月26日配天宫举办迎驾祭典,当地“县长”、“市长”、“国策顾问”等“政要”汇聚一堂。祭典结束后,由省“议员”陈明文点燃圣火,“然后由圣火队开始绕行附近朴子、太保、东石、布袋等一百零八庄,到所经村庄的庙宇点灯”。组织圣火队到附近村庙点灯,用意是将配天宫承接到的湄洲妈祖的灵力分散给周围的宫庙。通过灵力的转接仪式,配天宫很自然地表现出相对于关系网外的宫庙(当地一百零八庄的宫庙)的优越性,并因此而建构起当地信仰中心的地位。

驻跸宫庙通过接待湄洲妈祖金身,提高了自身的声望。声望提升后,前来朝拜的信徒大幅度增长,从而给驻跸宫庙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这是驻跸宫庙利用庙际关系网来实现社会资本生产的主要途径。例如,在湄洲妈祖金身驻跸配天宫的三天里,配天宫的庙方抓住时机,在湄洲妈祖金身前搭建七星平安桥,信徒走一次要100元台币。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精致的纪念品,摆满长长一条街”。总之,正如《湄洲日报》随团记者评论的那样,通过接待湄洲妈祖金身,配天宫不仅“出了大风头,也有可观的收入”。^⑩

四、文化行为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福建祖庙金身巡游活动的幕后导演

在当前的两岸形势下,不论是两岸之间的何种文化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也是如此,它的频繁举办,离不开政治、经济因素的推波助澜。

(一) 政治、经济因素对福建祖庙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闽台民间宗教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适时推出了“由神引人,以民促官”,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政策。如前所述,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活动是闽台民间模拟和改造古代帝王巡狩制度的产物,它有利于在重复巡狩传统的基础上,凸显以福建祖庙为中心的大一统意识。因此,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很明显地带有以宗教文化交流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色彩,并因此而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很好地诠释了以宗教文化交流来带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意义。妈祖金身巡台期间,每到一地,“当地的‘县、市长’、‘民意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都争当主祭官或陪祭官,大都发表热情友善的讲话,盛赞这次妈祖巡台活动”。台湾岛中南部是“台独”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这次妈祖金身巡台,约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巡游的。在驻跸这些地方的宫庙时,护驾团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大小“政要”,“他们涵盖了国民党、新党、民进党及无党籍各界人士。这些人在与护驾团私下接触中,态度都较友善”。^⑪台湾一些党派人士的“台独”倾向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对妈祖的信仰却相当虔诚。湄洲妈祖金身巡台时,他们在妈祖信仰的号召下,将政见分歧搁置一旁,很虔诚地赶来祭拜妈祖金身,并对大陆来的护驾团成员表现出友好态度,这说明,共同的妈祖信仰,可以达到化解歧见、广泛团结台湾民众的目的。

再者,福建祖庙是信仰发源地,是所有台湾分灵宫庙的渊源所自,祖庙金身巡游台湾,台湾信众在强烈感受到他们的信仰根在大陆的同时,很自然地生发出他们的根也在大陆的意识。2002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金门时,一位金门教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组织学生朝拜妈祖,是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接受妈祖文化的教育,让他们认识我们的根在大陆。”^⑫金门“立委”吴成典在祭典祝文中,也指出“乐三通而一统,臻两岸于大同”。^⑬信仰文化的认同,有可能促进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福建祖庙金身巡台活动的背后也有经济因素的推动。福建祖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希望利用金身巡台来打造旅游品牌,发掘新的商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信徒前来湄洲祖庙进香谒祖,莆田地方政府意识到,莆田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妈祖信仰的桥梁作用,吸引更多的台胞、侨胞到莆田来观光旅游和投资兴业。1997年湄洲妈祖金身近50人的护驾团在护送妈祖金身之余,还带有寻找商机、吸引台胞投资的意图。护驾团中的莆田主要领导同志,借金身巡台的机会,率团看望了在莆田涵江和仙游投资办厂的台商,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与此同时,护驾团考察了台湾的港口和

工农业生产建设情况，并向台胞介绍了莆田的投资环境。对于金身巡台带来的经济效应，《湄洲日报》是这样报道的：“这次巡游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莆田的知名度。通过广泛接触交谈，台胞们进一步了解到莆田市、湄洲港湾的开发建设，进一步了解到湄洲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情况。不少台湾同胞表示要来莆田考察，在朝拜妈祖的同时，愿意投资办企业。在巡游活动中，护驾团成员还考察了台湾的一些主要港口及工业开发区、农业生产等，为进一步增进两岸经贸、文化等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②

（二）政治、经济因素对台湾宫庙的影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两岸关系逐渐缓和但禁区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宗教文化交流活动的频繁举办，可以造成两岸已经交通的既成事实。而既成事实的出现，常常能够冲破政治上的禁区，开拓出两岸交流的新局面。当然，政治意图又是与经济目的交叉渗透的。政治禁区的打破，两岸合作交流的扩大，能够给台湾宫庙及其所在地带来经济上的益处。2002年湄洲妈祖金身巡游金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金门距离厦门只有5.18海里，1949年后一直是战争最前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两岸关系迎来新的局面，金门也从原来的战争最前线一变而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排头兵。台湾当局于2001年1月1日开通“小三通”，同意金门户籍的民众以及在大陆经商的台湾本岛民众，可以经金门直航厦门后，给金门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期望。金门民众希望借助“小三通”，将金门打造成为两岸往来的中转地，并借机将本地的旅游资源推介出去。但是，由于限制很多，“小三通”实际不通。因此，2002年5月举行的湄洲妈祖金身直航金门的巡游活动，实际上就是金门“县政府”借助“宗教先行”造成两岸交通的既成事实来冲破政治禁区，让“小三通”真正“通”起来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2002年5月7日，“太武”轮满载金门信众，直航湄洲，这是1949年后两地直航的第一次。而5月8日湄洲妈祖金身直航金门，也是湄洲岛3000吨级对台客运码头自1996年建成以来的第一次对台直航。可见，这次湄洲妈祖金身巡游金门，开辟了两地的直航线路，意义非常重大。金门“县长”李炷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他“为湄洲金门航线已开辟感到欣慰，希望将来台湾所有信徒、香客也可以到金门来，由金门‘直转’湄洲，成为两岸宗教一条快速便捷通道”。^③一旦台湾的妈祖信众多经由金门的“小三通”再直航湄洲进香的话，金门将从这种宗教中转中极大地获益。与此同时，金门“县政府”也“期盼借此（巡游活动）展现金门地区的文化内涵与民情风俗，吸引观光人潮”^④，以“刺激当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⑤

如果说在大陆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中，大陆方面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其次才是经济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的话，那么，对于台湾而言，考虑更多的恐怕是经济因素，尔后才是政治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

五、结 论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作为闽台神缘新形式的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它是在两岸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庙际关系网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文化原型为古代帝王巡狩制度，它体现的大一统价值观暗合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奋斗目标，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一路开绿灯；而台湾当局包括不同政党对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政治意涵也心知肚明，但碍于台湾宗教信仰的巨大能量，出于未来选票的考量，虽有所顾忌，但也不便阻拦，反而顺水推舟，加以利用。一些政治人物还积极参与，希冀能

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或者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福建祖庙和台湾宫庙充分利用两岸政治的微妙关系,在不同的内在动力驱动下,主动出击,透过金身巡游活动构建新的庙际关系网,以实现提高庙宇声望、吸引更多信众、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目的。总之,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的活动是宗教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彰显了政治、经济因素在当代的文化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两岸不同的利益集团均从中获取各自想要的东西,产生了难得的合作共赢的结果。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从福建祖庙金身巡游台湾热中也许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我们相信,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福建祖庙巡游台湾热还将升温,成为新的宗教民俗活动,继续在两岸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